軍中歡樂慶生會

國防部史政編譯局張超然局長（右二）歡喜祝賀壽星生日快樂。（圖／許銘松）

軍中慶生會已經有悠久的歷史，是經國先生任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所倡導推行的，寓意感恩父母給予生命，以及慶祝生命茁壯、報效國家的榮耀，讓軍人沉浸於濃郁的親情和大家庭溫馨的情懷。

記得五十一年鳳凰花盛開的季節，我奉調陸軍步兵四十一師裝甲騎兵連指導員。當時國軍官兵待遇較低，我到職不及兩星期，適逢部隊輪調金門，隨著師部防守南雄，外島物價較高，對我們的伙食很有影響，尤其對連隊每月要舉行的慶生會來說，更是捉襟見肘，到職二個月的我，只好「蕭規曹隨」舉辦慶生會。

三個月後，我們種的青菜已開始採收，飼養的雞也慢慢地長大了，福利金亦隨之增加，我就重新規劃慶生會，將當月壽星集中為兩桌，每位壽星佩帶壽星紅條外，還加兩個紅蛋，壽星桌多加一道豬腳壽麵及一瓶酒。餐會開始前，先唱生日快樂歌，全連官兵鼓掌為壽星祝賀生日快樂，繼由連長致詞，說明生日的意義，感恩父母，要努力為國爭光，隨即宣布壽星可享受在營休假一天（所謂在營休假，即是免除早晚點名及操課，但不得外出），壽星們聽了，立即站起來熱烈鼓掌表示感激，同聲說：「謝謝連長」。

餐會開始，連長率領幹部向壽星桌敬酒，表達祝福之意，這時立刻引起高潮，隨著「壽星乾杯」、「祝您長命百歲！」「更祝您活捉水鬼，當國軍英雄，為連上增光」之聲不絕於耳，互相流露革命真情義和軍中大家庭的溫馨。

到了六十年代，軍中待遇稍有改善，部隊營、團（旅）師、軍、軍團慶生會，仍然配合伙食團每月舉行一次，同時單位視經費狀況，由主官發給壽星一百到三百元紅包，表示祝賀之意。

至於總部及國防部的慶生會因幕僚單位較多，人數也不少，通常以部、會、署、處）舉行，單位以部、會、室、司、局（總部）購買大蛋糕、點心、茶、咖啡等，由單位主官主持，並邀請一級主管參加，慶生開始，主官即與壽星一一握手及贈送紅包，一起唱生日快樂歌，切蛋糕分享與會人員，場面非常親切熱鬧，充滿大家庭的歡樂。

七十年代，郝柏村先生出任參謀總長，總長雖然對幹部工作績效要求甚高，很嚴格，但是對官兵福利也很重視，慶生會除了責成各幕僚主官必須按月舉行外，聯參單位每季舉行高級軍官團（副處長以上）慶生會，由他親自主持，也邀請壽星眷屬（尊稱為夫人）參加。

慶生會形式非常新穎活潑，晚宴有中式和西式，會場佈置十分優雅大方，配合燈光也有些浪漫，充滿輕鬆愉快的氣氛，還有音樂演奏或藝工隊表演，在美酒佳餚中欣賞超水準的節目，讓壽星和夫人們洗滌平日的辛勞，分享著軍中大家庭的溫馨。當慶生會結束時，還贈送每位夫人壹仟元的福利禮券，這真是意外的大收穫，每位夫人都笑咪咪的感謝郝（好）總長。最後大家依依不捨地揮手道別，留下甜蜜美好的回憶。

【作者速寫】許銘松，民國三十七年入伍，政戰學院研究班三十二期畢業，七十六年底國防部上校副處長退休。

憶往 不堪回首

作者周景堂翻閱早年的照片，往事歷歷在目。（圖／周景堂）

那天不經意翻了幾張泛黃的照片，想起我的小媳婦，不由悲從中來，激起我當年從軍的感傷。

日本戰敗投降不久，又爆發國共內戰，多事之秋，國家不幸，人民悲哀。戰亂何時平息，不得而知。我被迫逃往他鄉，工作難找，求學無門，年輕學子，何去何從？被迫只有從軍一途。昔日中國社會裡，好男不當兵，好鐵不打釘，當兵是丟臉的事。當時民間流傳，有所謂的買賣兵，是有錢人找窮人頂替。但進入軍校必須認識字，投入軍旅才有前途，我小時候家境小康，進了小學堂讀了些書，熟識一些字，家人鼓勵我從軍，但先要完成人生的大事，經媒妁之言娶了十七歲的姑娘。

結婚洞房花燭夜，本來是人生最幸福快樂的日子，親朋好友喝喜酒，一片恭賀聲，小媳婦和我卻沒有絲毫喜悅，心情更加沉重，因為第二天凌晨五點，我就要遠離家鄉出征去了。我和小媳婦淚眼相對，沒有話談，整夜未眠。天快亮了，小媳婦問：「當兵很苦嗎？會打仗？你何時能回來？」她第一次開口問我，一臉茫然，我想她是不是怕我不在身邊，生活沒著落，便說我身上有一塊銀元，妳拿去帶在身邊可作急用。小媳婦非常懂事，她祖父曾為滿清時期的高官，家中婦女都是大腳丫。她念過私校，看、讀皆是忠孝兩全的書籍。

我跟小媳婦說，去當兵，如果三年五載不回來，也沒有信息，妳就趕快改嫁他人，勿害了自己的青春，小媳婦聽了這些話，哭得兩眼紅腫，更加傷心，我也很難過，陪著流眼淚。

雞啼五更天了，我要趕往火車站，那裡有軍中人員等候。保長林川先生送行時送我一支鋼筆。

我搭火車到一個所謂的訓練中心，不是營區，是民間大村莊，可住一個軍的部隊。穿上軍服的第一天，就吃了教官兩記拳頭，這就是生活教育。每天訓練科目是喊口號：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抬頭挺胸，稍息、立正、向前後左右轉」，天天如此。兩個月後，我被分發到陸軍第五十五軍無線電臺。我在家鄉念過書，認識幾個字，隨著流動報務訓練班，實習報務收發，能夠收發報務，晉升少尉軍階。

三十八年國軍撤退來臺，我進了陸軍官校第四訓練班，當時主任是孫立人將軍，訓練中心在高雄鳳山營區。訓練期間沒穿過長褲，只穿著紅色短褲遮蔽臀部，訓練道具有一張小木椅、一頂斗笠、一塊木板、兩支水筆、一本筆記簿，全由中心供給。整天都在操場度過，直到下午五點飯後回宿舍。晚上還要自習，十點就寢。結業後，以考試成績分發，我雖不是太優秀，但列在十名之內，由孫將軍贈送一張簽名照，一紙畢業證書，兩支鋼筆。我很榮幸被分發到陸軍總部通信指揮部所屬單位，我又升官了。

開放大陸探親後，自軍中好友帶來口信，我離開老家不久，小媳婦就上了天堂。「我對不起她」，小媳婦的離世，對我來說是永遠的傷痛，今生無緣，來生再見吧。

【作者速寫】周景堂，陸軍官校第四軍官訓練班，曾任陸軍無線電臺報務員。

點亮職涯 另一盞燈

國軍撤退臺灣的那個時代，軍人子弟上不起大學，多是報考軍事學校，我在海軍官校讀了四年，民國四十四年畢業，上艦當軍官，一年輪調一次，所以曾在不同型軍艦上當過不同職務的軍管，但以輪機資歷最久，還曾調到金門防衛部通信組當海軍通信官。

我在海軍的海勤資歷約有十五、六年之久，曾任職於多艘軍艦，任務最多的是運補金門，連太平島也去過兩三次；記得只有在PC-125沱江艦當輪機長時，遭逢一次突擊東山島的任務，我親眼看見多位陸戰隊員，登艦後把黑色的橡皮艇充飽，放在甲板上，傍晚時分，單艦在軍令下啟航，可是在接近目標之前奉命返航，我想可能是對岸發現了我們，失去了一次戰鬥機會。

另一次在金門任職，駐守金防部坑道裏，一天晚上突然感覺坑道上面有戰車隆隆而過，但是坑道那麼厚，怎麼會聽到戰車在上方通行呢？後來才知道那隆隆聲，是對岸千百砲彈連續落下爆炸的聲音。當時的軍用電話都由總機接線生值勤，砲戰中，若總機間，或總機與各終端電話機不通時，通信兵就要出動，為爭取時效，大部分都重鋪一條被覆線，連接兩點，因此金門地下埋藏最多的就是被覆線。

開會時有長官打趣說，將來金門挖礦，就可以挖電話線礦；但令人惋惜的是，金門砲戰中，陣亡或受傷很多是通信兵，因為在砲雨中，他們有責任保持電話暢通，若躲避不及，非死即傷。

升到中校時，我外調國家總動員委員會作物力動員工作。再調回海軍時，感到離開海軍太久，申請退役。

離開軍職後，反而有了發展的機遇，經軍中同班同學的引薦進入建築師事務所，專精大建築物或工廠內的中央空氣調節系統的設計繪圖工作，那時還沒有電腦，以計算尺、比例尺、鉛筆、三角板等製圖，然後經印刷廠再晒藍圖作為施工依據。

由於我有多年輪機工作的經驗，加上平日經常閱讀英文空調工程方面的書籍，還自行翻譯成中文，前後翻譯出七十多種空調冷凍工程圖書，並且出版。值得紀念的是金門坑道醫院空氣調節系統，是我在中興電機任職時設計的，為了工程設計繪圖，規劃科長和我還搭軍機飛到金門現場勘查。其後我也加入「臺北市冷凍空調工程業職業工會」；不久遇上臺北市政府推選模範勞工，在近百名角逐者中脫穎而出，榮獲臺北市第四屆勞工楷模金工獎。

那時我白天在辦公室畫工程圖，晚上曾跑到城中區淡江大學夜間部，坐在後面聽老師講電腦，那時還沒有個人電腦，更無手機，學校只有一部IBM 1130，老師講程式設計方法，我也仔細學習，後來還得到資訊工業策進會的「資訊爺爺奶奶獎」。

之後我晚上在多處短期補習班性質的課堂，講授空調設計和水電設計工程，一直教到八十歲才退休。從海軍退休後，出版了些圖書，教了一些學生，設計了一些工程，又寫些短文，算是我對社會一些小小的貢獻。

【作者速寫】王洪鎧，海軍官校四十四年班畢業，曾任海軍通信官，中校退伍。

作者王洪鎧服役海軍時，英勇挺立於軍艦甲板。（圖／王洪鎧）

徵文快訊

《榮光雙周刊》最近加強徵求「榮民弟兄如何艱困跨海來臺，以及辛苦融入臺灣社會的辛勞」的相關投稿，也歡迎榮民子女對於祖父母、父母親及家庭記憶的書寫。文長請勿超過一千字，並請附上軍裝生活照片或與同袍的團體照，照片請附說明。投稿請注明姓名、電話、通訊地址和作者簡歷。投稿請寄e-mail至ustory.glory@gmail.com，或郵寄至臺北市信義區基隆路一段一七八號十二樓「榮光雙周刊編輯部」收。稿酬從優。一稿請勿多投，來稿恕不退件，投稿請自留底稿。

注：撰稿人須同意獲採用作品以「有故事股份有限公司」為著作人，且著作財產權同時讓予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（刊登於《榮光雙周刊》及電子報，並納編於輔導會專書等），也同意不行使（主張）著作權。